

有一天，
当人类自己的样貌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的欢喜、忧愁和牵挂，
还会一样吗？



2046， 自由的囚禁

[马来西亚] 许友彬 著

许友彬
未来秘境
系列



每一个生命都有意义，
我要找寻我生命的意义。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46, 自由的囚禁

[马来西亚] 许友彬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杭州

图字:11-2015-14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46,自由的囚禁/[马来西亚]许友彬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10
(许友彬未来秘境系列)
ISBN 978-7-5597-0840-3

I. ①2… II. ①许…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马来西亚-现代 IV. ①I33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8034 号

本作品由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于马来西亚首次出版,授权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许友彬未来秘境系列

2046,自由的囚禁

2046, ZIYOU DE QIUJIN

[马来西亚]许友彬 著

责任编辑 刘迎曦

美术编辑 成慕姣

封面绘画 LOST7

责任校对 冯季庆

责任印制 王 振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杭州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625 彩插 8

字数 138000

印数 1—10000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7-0840-3

定价: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购买书店联系调换)

承印厂联系电话:0571-63251742



目录 >

1. 白马看见一朵云	1	13. 靖雯很久没抱他	58
2. 蛋猫吃得心不安	5	14. 白马也有妈妈生	63
3. 白马整晚做噩梦	11	15. 豆白风起看表演	68
4. 靖雯还真舍不得	15	16. 蛋猫行动不自由	75
5. 豆白把锁头扣上	20	17. 蛋猫活着为什么	80
6. 白马想好好睡觉	27	18. 风起来了没后悔	85
7. 风起不了解妈妈	31	19. 风起大笑哈哈哈	90
8. 靖雯也关心白马	36	20. 风起开心又堕落	95
9. 白马揪心地嘶鸣	41	21. 苏菲发现外星人	100
10. 靖雯向豆白求助	45	22. 风起邂逅大姐姐	105
11. 任教授愿意顶罪	49	23. 风起找到了知音	112
12. 白马的主人现身	54	24. 风起心里很矛盾	118

25. 风起初次露双翼	123	39. 海阔找什么东西	203
26. 苏姗做事够细致	128	40. 瑜美来到风起家	207
27. 风起高高低低飞	135	41. 苏姗把它送回来	214
28. 风起被人群围堵	142	42. 风起等待好消息	219
29. 苏姗要访问蛋猫	147	43. 风起自由地飞翔	225
30. 蛋猫是个受害者	152	44. 瑜美自由地游泳	229
31. 瑜美寻找余妈妈	157	45. 风起太引人注目	235
32. 瑜美有满腹辛酸	164	46. 海阔紧紧抱风起	240
33. 余妈妈找到世界	170	47. 海阔想要建牢笼	246
34. 瑜美想回老地方	176	48. 风起和瑜美跳舞	252
35. 瑜美遇见半只鸟	180	49. 蛋猫上舞台表演	258
36. 出手刺伤了瑜美	185	50. 靖雯赞结局完美	264
37. 海阔开枪射瑜美	190		
38. 瑜美只想听实话	196	感动全球华人读者!	269

1. 白马看见一朵云

2046年年初的一个早晨，白马低头吃着草。它小口小口地咬噬，慢慢咀嚼，不敢多吃。它怕把草吃完，吃完就没了。这草是从蝗虫的嘴巴里抢回来的，得来不易。

白马不敢多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把自己吃胖。一旦吃胖了，想飞就飞不起来了。它不是普通白马，它是一匹拥有天鹅翅膀和人类大脑的白马。同时它又和其他普通白马一样，有大眼睛，视角350度，低头吃草，也能看见天边有一朵白云。

天边的那朵白云正匆匆飞来。

白马抬起头。真奇怪。

湛蓝的天空，一朵白云不断地变幻着形状，由远而近。



白马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撒落几根细草。

那朵白云飞近了，白马才看得清楚。云朵不是云朵，是一群银白色的蝴蝶，数以万计，蜂拥而来。

多么壮观哪！白马合起嘴巴，歪着头欣赏。

蝴蝶，蝴蝶，飞下来吧。

蝴蝶果然飞落到五十步笑百步岛上。

白马就站在五十步笑百步岛上面。

这个岛很小，却有很长的名字。名字是豆白起的。小岛随着潮起潮落而变小变大：涨潮时环岛走一圈五十步，退潮时环岛走一圈一百步。当然，那是以豆白的步幅计算。

五十步笑百步岛并不是孤立的，它和一座长长的木桥相连。木桥的另一端是一幢设计简洁的别墅。别墅分成三层，中间那层和长桥连接。豆白就住在中间楼层。

小岛上，有一个瞭望台、一座狗的坟墓和五棵大树。这五棵大树长得肥硕，树干粗大，树冠绿油油，还开着几朵红彤彤的花。对于白马来说，红和绿没有分别。白马是红绿色盲，红色也看成绿色。

那朵白云飞下来，一分为五，变成五朵白云。五朵云变成五顶白帽，五顶白帽分别套在五棵大树上。

绿油油的树冠，顿时变白。蝴蝶扇动翅膀，五棵大树银光闪闪，美得炫目。

白马看得傻了眼。它总把别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把别人的悲伤当作自己的悲伤。现在看见如此美景，它自然想与别人分享。于是它想到豆白，豆白是离它最近的人。

它想叫豆白出来看，又怕惊动蝴蝶。蝴蝶会不会飞走？

白马想到蝗虫。不久前，一大群蝗虫飞来，却不飞走。

蝗虫飞来时，蛋猫还在小岛上。蛋猫是一只老虎，和白马一样有人类的头脑。不过，蛋猫会说话，白马不会。

蛋猫问豆白：“为什么忽然来了那么多蝗虫？”

豆白说：“因为鸟类死了。鸟类是昆虫的天敌。鸟类被人类杀死后，昆虫就大量繁殖。”

人类杀死鸟类，也是逼不得已的。鸟类带来的禽流感，害死了全球半数人口。那是去年的事了。

白马走到桥头，向大楼嘶鸣，叫豆白出来看蝴蝶。

豆白没有出来。蝴蝶没有飞走。



蝗虫来到五十步笑百步岛时，不论白马怎么嘶叫，它们都不走。蛋猫用最难听的叫声大吼，蝗虫也不怕。

白马和蛋猫用声音吓不走蝗虫，只好动用武力。白马张开大翅膀扑打它们，蛋猫像发疯一样踩踏它们，终于把它们赶离草地。可是，蝗虫还留恋青草，在空中嗡嗡飞舞，像一块乌云罩着小岛，不愿离去。

白马走到长桥中间，又叫一声。

蝴蝶还是披盖在树冠上，闪着银光。

后门没开，豆白没有出来。

蝗虫是被豆白赶走的。豆白推来一台吸尘器，将吸嘴对准空中那朵乌云，把几千只蝗虫吸进机器里，其他蝗虫才落荒而逃。而五十步笑百步岛的草地，像被剃过胡子的腮帮，青草所剩无几。

白马走到桥尾，靠近大楼后门，放开嗓子叫第三声。

叫完第三声，白马睁着大眼睛才意识到蝴蝶已经飞走。大树好像脱去白帽子，恢复或绿或红的树冠。那五顶帽子，又化成五朵白云，再合成一大团，一边变形一边飞去。

豆白打开后门，问白马：“什么事？”

白云已远去，白马感到遗憾，不知该怎么回应豆白。

豆白问白马：“想念蛋猫了，是吗？”

白马点头。

豆白走出后门，抱住白马的头说：“我也是。”

2. 蛋猫吃得心不安

蛋猫是自求离去的。它其实很喜欢五十步笑百步岛，喜欢和白马在一起，喜欢住在这里。

这里原本是风起的家。大水过后，风起的家重建。那时，风起还没有回来，靖雯叫人建了这一幢三层别墅。顶层楼上有隐秘的晒台，那是为风起准备的。底层楼下就是海水，楼板内有通往大海的暗道，那是给海阔准备的。中间楼层可以接待客人，大门面向马路，后门衔接长桥。

去年，风起带着蛋猫、白马、瑜美公主和任教授回来。蛋猫和白马被安置在小岛上。任教授住在中间楼层，瑜美公主住在底层。

他们回来不久，禽流感就暴发了，全球半数人类因此



死亡。豆白的两个爸爸一个妈妈都不幸在这场灾难中去世，留下豆白孤苦伶仃。靖雯同情她，请她搬过来做伴。

豆白办事能力强，就成了风起家的管家。

她是一个好人，对每个人都好。蛋猫很喜欢她。在五十步笑百步岛，蛋猫和白马都是由豆白照顾的。

风起很少来这个小岛。他有一双大翅膀，不能够随随便便让别人看见。任教授行动不便、工作繁忙，更不会过来。瑜美公主偶尔游来看一看白马，跟蛋猫却不多话，大概还记恨蛋猫曾经攻击过她爸爸。

虽然这里是一个小地方，蛋猫却觉得能够跟朋友们在一起，已经很满足了。它心里想：我一辈子都不要离开这里了。可后来，它主动要求离去，是因为它的耳朵太灵敏，不小心听见豆白与风起的谈话。

那天，豆白打开后门，准备送牛肉过去给蛋猫吃。她站在门边跟风起说话，风起站在门后面，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们两人的谈话，被蛋猫听进耳朵里。

老虎的耳朵就是好，细微的声音都听得见。小岛与大楼，相隔一座长长的木桥。蛋猫在这一端，听见了那一端的细语。

“给蛋猫送食物了？这一块牛肉，蛋猫吃得饱吗？”

风起的关心，蛋猫很感激。每天一块牛肉，蛋猫的确吃不饱。但它知道，人类粮食短缺，它能够吃到五分饱，

心里已经很满足。

人类杀了鸟类，再也没有鸡鸭鹅吃。而大水冲毁了油田和化工厂，造成污染，鱼类数量骤减。再加上大水淹没了大面积的农场，能牧牛的地方少得可怜，牛肉自然珍贵无比。

“风起，我已经尽力了。今天市场上没有牛肉，我这块牛肉是黑市买来的，比市价贵一倍。”

“蛋猫是大老虎，牛肉再贵也得买给它吃。它不吃肉受不了，我们不要紧，我们不吃肉，吃素也行。”

听见风起这么说，蛋猫的眼睛都潮湿了。

“风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还买得起肉给你们吃。我只是担心以后。以后可能有钱也买不到牛肉。”

“为什么？”

“现在人人都争着吃牛羊肉。牛羊还没屠宰，已先被有钱人订购。市场上没有鲜肉，只能靠黑市，黑市还得有门路才行。我怕有一天找不到门路，蛋猫就得饿肚子。”

“唉，但愿任教授的研究能够成功。”

蛋猫知道，任教授夜以继日埋头研究，就是为了制造人造肉。

“我怕人造肉研究成功时，蛋猫已经饿死了。”

“那我们就储备牛肉吧。豆白，今天我们不吃肉，把肉冷冻起来。万一明天买不到肉，蛋猫还有肉吃。”

“唉，我看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吃素好了。”



蛋猫听了，心疼死了。它每天吃的一块牛肉，够给十个人吃三餐。它待在风起家，对风起是一个负担。它必须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它要到哪里去？

它应该自力更生，到森林里去觅食。可大水过后还有多少森林？森林里还剩多少动物？这些都是问题。

蛋猫要如何离开五十步笑百步岛，这又是另一个问题。这个小岛原本是一个山头，大水过后才变成小岛。它离陆地不远，可是，能见到的陆地，都筑有高高的围墙。

靖雯当初筑这道围墙，是为了小岛的隐秘性，不让外人看见风起。现在她又担心人家爬上墙头，依然不让风起来这里。

因为有围墙，蛋猫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不知道外面有没有森林。或许它可以直接跟豆白提出要求，把它放进森林里。但是，蛋猫知道，风起不会答应的。森林有森林的危险，风起不会让它去冒险。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收留一只大老虎？

动物园？蛋猫可不想被关在笼子里让人观赏。它注重生命的意义，要是生命只剩下展露肉体的价值，就是一种侮辱。

蛋猫该往何处去？它必须下定决心。这里是待不下去了。

豆白体型瘦小，歪着身子走路，腰间顶着一个大脸盆，脸盆里盛着一块牛肉。她一扭一扭地走过长长的木桥，来到蛋猫面前。

蛋猫看到那块牛肉，有流泪的冲动。就在这个时候，蛋猫想到一个去处。它颤着嗓子对豆白说：“豆白，我想离开这里。”

“你要离开我们？我们对你不好吗？”

“你们对我太好了。但是，我不能老是困在这里呀！我想出去看看世界。”蛋猫胡乱抓了一个理由。

“蛋猫，你不能出去！人类看见你，会把你射死，吃你的肉。你知道吗？人类相信虎肉滋补，都想把你吃了。外面，太危险了。”

“豆白，我请你帮帮忙。请你找一个马戏团，然后，把我卖到马戏团去。”

“马戏团？我不知道经过大水和禽流感后，还有没有马戏团。就算还有马戏团，那也不是一个好地方。他们会把你关在铁笼里，要你跳火圈，还会鞭打你。那种生活太苦了，不适合你。”

“豆白，我不怕吃苦。我真的很想到马戏团去。豆白，我求求你，帮我这个忙。”

豆白瞅着蛋猫。

蛋猫表情痛苦。



豆白抚摸蛋猫的身体，摸到凸出来的肋骨，小声问道：“蛋猫，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你在这里吃不饱，受不了，才想离开？我答应你，从明天开始，我给你买更多的……”

“不不不，”蛋猫打断豆白的话，“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在这里不用干活，没有消耗什么体力，不需要吃太多肉。你每天给我这么一大块牛肉，我都吃腻了，吃不了呢。以后不要给我这么多，太浪费了。”

“那你告诉我，马戏团有什么好？”

“我就是不知道马戏团有什么好，或有什么坏，才想到马戏团去。豆白，不瞒你说，井本医生告诉过我，我的爸爸妈妈来自马戏团。我很想知道我爸爸妈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想亲身体验。”

“哦——”豆白点头，“原来你爸爸妈妈来自马戏团。好吧，我上网搜搜，看有什么马戏团，再来告诉你。你吃吧，吃吧。”

“拜托你了。”蛋猫低头吃牛肉，吃得很痛苦。

蛋猫也不是真的很想到马戏团去，只是它觉得，在马戏团里它必须工作，才能得到食物。以自己的劳力换取食物，它吃得心安理得。不似现在，现在它吃肉吃得心虚呀！

几天过后，蛋猫告别白马，加入大地球马戏团。

五十步笑百步岛，就只剩下白马。

3. 白马整晚做噩梦

蛋猫离开五十步笑百步岛是自愿的，白马离去却情非得已。

一场雨过后，小岛上的青草疯狂地生长，让白马吃得停不了口。靖雯却说，白马不能光吃草。靖雯是兽医，关注白马的营养问题。她买了一袋黄豆，豆白隔三岔五就盛一盆给白马加料。

豆白捧着一盆黄豆过来时，看见遍地青草，兴冲冲地说：“白马，你看，我们有吃不完的青草。高兴吗？”

白马跳起舞。它是因为豆白高兴而高兴，而不是因为遍地青草而高兴。

青草无所不在，连瞭望台底下的土地，也长得郁郁葱



葱。当初白马刚刚来到五十步笑百步岛，靖雯说过，要给白马盖一个马厩。但是不能说盖就盖，所以白马暂且一直睡在瞭望台底下。

那时气候干燥，瞭望台底下干燥清爽，给白马睡觉，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而马厩的事，一拖再拖。后来靖雯忘了，也没别人再提起，结果不了了之。

白马更不会提出要求，能栖身在这里，它已经很满足。以前它住在鸟兽岛，那里也没有马厩。只不过，现在青草狂野，居然侵占了它睡觉的地方。

凌晨时分，青草沾满露珠，一地湿漉漉的，白马不想躺下去。

白马只好站着睡觉。还好，白马站着也能睡觉。它睡眠不深，迷迷糊糊，睡睡醒醒，一个个晚上就这样浑浑噩噩过去了。

这个晚上，白马依然站着睡觉，浑浑噩噩中，忽觉极不舒服。以前它做梦都是碎片式的，东一点儿西一点儿，扯不上关系。今晚做的几个梦，似梦非梦，却都一模一样。半夜醒来，梦中的感觉竟还在！

白马梦见身体慢慢陷入泥沼里，马蹄先被软绵绵的泥浆吞噬，接着四条小腿逐渐沦没。白马从梦中惊醒。这一晚，天空不见星星月亮，四周一片黑漆漆。

白马四腿依然直立，为了确定泥沼只是梦境，它抬脚